

仿鐵皮玩具中尋共鳴 陶藝作品喚醒童年回憶

童年，是每個人一生中最快樂、無憂無慮的時光，孩童的時光瞬間即逝，不可復返，才讓人最懷念，每個人心中均有一些場地、物件承載着自己的童年回憶。隨着時間流逝，這些物件也許已不在社會上流行，惟有藝術家以陶藝製作的方式記錄他們的童年，讓這段快樂的回憶得以永久保存下來，若觀者能從藝術家的作品中找到共鳴，必定能會心微笑。

● 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

● 唐壽南《飛向未來》



● 展覽展出35件陶藝作品。

正在舉行的陶藝特展「童年」中展出了三位台灣藝術家陳景亮、李金生及唐壽南，共35件造型精湛的陶藝作品，包括3件陳景亮的細膩創作、12件李金生童年生活回憶作品，以及20件唐壽南全新創作兒時鐵皮玩具主題作品。三人的創作風格各異，「童年」陶藝特展策展人李宇涵表示，三位藝術家的作品充滿兒時生活氣息與童趣感，「他們以物質寫實、造型寫實、薄釉上色等風格，將取之於大自然的陶土與釉料完美結合，以不可思議手法及擬真質感與情境表現，令人嘆為觀止。」



● 「童年」陶藝特展策展人李宇涵

的作品展。

充滿小學回憶的桌椅

展覽中，有一張「木椅和木桌」可說是以1:1實體比例製作而成，它是陳景亮的作品《小學的回憶》，這作品看似是以木材砌成，實際上是以前陶製成，陳景亮在製作時，無論是木材顏色還是刻痕均製作得維妙維肖。他擅長以物質寫實風格表現主題，其寫實能力和燒窯技術超凡，使觀眾在欣賞作品時恍如挑戰視覺，必須萬分仔細才能發現作品製作的物料。《小學的回憶》牽引着觀眾回憶起童年那段時光與場景，尤其等身大小的小學課桌椅作品，陳景亮在製作課桌椅時，桌面上刻出學生們塗鴉的刻痕、木頭與鐵釘經過歲月洗禮腐朽的樣貌，以及將木工榫接組裝方式製作出來，細節面面俱到地呈現在陶藝作品上，是細膩創作的作品。

陳景亮創作的題材，兼具美學、工藝和精神性，作品能讓觀眾發現到現代陶藝的精湛，感受到藝術家對陶藝的熱情以及能帶給我們生活的美好。他在創作時亦不忘藉雕塑的技法來保留東方文化精神與背景，作品不論展現在何處，都能透露出他家鄉的生活文化。

深色陶土造出鐵銹感

走到展覽的中間位置，抬頭一看會發現半空中掛着數個「鐵皮玩具」，這原來也是陶藝作品。《飛向未來》是唐壽南的作品，作品上的小孩坐在飛機上，作品的質感是以陶土仿鐵皮玩具的方式製成。唐壽南原是一名童書插畫家，2009年開始從事當代藝術創作，從平面到立體，創作內容是他的童年記憶，也是大家的童年記憶，運用相同元素來喚起大家的回憶，代表一個時代感。

他是次展覽作品的主題是鐵皮玩具，他尤其着迷於鐵銹的感覺，因為鐵銹的痕跡恍如把時間刻畫出來，他嘗試以陶土創作，將鐵皮玩具外形作為基本塑型，再利用深色陶土及配合薄釉使作品透出土色，燒製後讓鐵皮斑駁銹蝕的質感呈現得更逼真，陶製鐵皮玩具作品系列定必讓觀者想起兒時最愛的玩具。



● 唐壽南《三輪車》



● 李金生《黑板的故事》



● 李金生《門士》



● 李金生《雨天追憶》



● 李金生《飛俠》



● 陳景亮《小學的回憶》



● 唐壽南《小高帽》

長木椅上玩耍的小孩

甫踏入展覽場地，先映入眼簾的是李金生的作品《飛俠》，作品上有六名小孩在長木椅上玩耍，雖然木椅是破爛的，但小孩們仍在木椅上玩得高興，有的站在椅上扮演超人般幻想着飛行；有的坐在椅子上手捧着飯碗餵着妹妹吃飯；有的卻用力爬上椅子希望能捉住小狗，在作品的右方也有小狗與之打成一片，整個作品恍如把李金生的童年時光定格，作品上所有的陶瓷人物和動物均製作得十分仔細。《飛俠》是李金生於2002年製作的作品，亦是他「童年系列」的其中一個作品，他以寫實的創作風格表達出自己兒時的生活記憶，捏塑出充滿童趣的作品，透過混合不同陶土，高溫燒製將陶土低調、樸素的質感顯現，將小孩穿着制服純真無邪、羞澀的表情，赤腳玩耍歡樂的景象與氛圍發散出來，因此，作品很自然地喚起觀者的童年回憶，讓人嘴角和心情不自覺隨之上揚。

李金生的創作以人物塑造為主，經常描寫着上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兒時的點點滴滴、農村生活及社會背景等，以質樸、生動的人物呈現童趣，表達他對美的詮釋。陶土與人有很深厚的淵源，代表人類發展的軌跡伴隨文明的誕生，所以他選擇用古老而悠久的材料來詮釋他生命中的記憶，且努力地嘗試突破傳統，創造新的主題與形式。2014年李金生因心肌梗塞送醫治療，雖救回一命，但卻重度失憶與失智，無法繼續創作，因此今次展出的作品也是他生病前完成的童年系列作品，也是近年來難得一見

「童年」陶藝特展

地點：淺水灣灣園 Artspace K 日期：即日起至10月3日

他鄉聲

中元節的深夜 我在胡同裏遇到……

人定時、月朦朧、夜朦朧，我在餐廳外瞧了一眼天空，深黑的夜色裏，月亮泛着幽黃又彷彿帶點高級灰，我和幾位大哥揮手道別，「謝謝朱總和尹總，期待下次再約飯局，繼續推進合作，下次見了！」東直門朱總是我好大哥，常常提攜我，又經常介紹帝都大佬給我認識。幹活不累喝酒累，今晚為了公益紀錄片項目談贊助合作，觥籌交錯間喝了快一斤白酒，因為餐廳離家不遠，於是我醉着酒、紅着臉地從帝都東二環裏經過簋街飄着醉步回家。

黑夜裏，街上的霓虹燈暗暗在閃爍着，廣告牌幻化成一抹抹的玻璃倒影，我抬起左手看一看錶，十點多，路上異常的安靜，路人特少，冷冷清清的，這讓我感到很奇怪，平常這個時候應該很多顧客大排長龍等着吃夜宵，一口麻小一口啤酒的啊，於是我俯身在路過的餐廳玻璃窗，雙手手掌曲成L形放在眉前，擋着玻璃反光往裏看，光影變形折射出十桌九空，沒看到幾桌客人在吃的啊，彈吉他的小哥也沒精打采地打着呵欠。

我保持着這姿勢看着看着，想起剛才天上的月亮很大很圓，月圓之夜？今天不正

是農曆七月十四嗎？傳說中的開門夜……想到這，不禁心裏有點打鼓，忽然背後一涼，好像有一陣陰風吹過，身體自動哆嗦了一下，全身炸起了雞皮疙瘩，我不自覺地大口呼吸讓玻璃上泛起了霧氣，在一片白霧的玻璃反光裏，眼角邊隱隱約約瞞到有東西向我背後慢慢靠近……

突然，哇！一隻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「大兄弟，要吃夜宵嗎？」我忍不住大喊了一聲，我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餐廳的服務員出來拉客，「我大吉你個大利！你們店不帶這樣嚇人的啊！」我黑着臉看着服務員，他還穿着一身清朝官帽官服，「對不起阿哥，我要在街上拉人來吃飯，拉點業績啊，今晚路上又沒有什麼人。」我立即把寫專欄的功力調到超水平檔次、用十二分文字功底組成一連串優雅的港普音節，祝福他們全中國的店都「生意興隆」，一輪輸出後如俠客般收劍入鞘，感覺真爽！過後，酒也醒了幾分，繼續走回家去。

拐個彎兒溜進胡同，路更黑，只有微弱月光反射，遠處傳出了幾聲「汪汪汪！」狗狗的吼叫聲、犬鳴聲、低鳴的磨牙聲在迴盪着。我剛想打開手機燈，就聞

到空氣中有一些燒焦的味道，遠處有點微弱的光火在流螢飛舞，胡同十字口閃出幾個模糊的人影，好像有一個在低着頭，另一個正蹲下來圍着點着什麼東西。月色下，我一步步走近，慢慢地、慢慢地，在微弱的光火裏浮現出半邊老太太的臉，那是一張皮膚乾癟、帶着深深皺紋的側臉，她蹲着在地上，用那皮薄瘦如骨的雙手把元寶和紙錢放進火盆裏，嘴巴裏呢喃着：「收錢了！各列祖宗、冤親債主、孤魂野鬼，收錢了！各位好好過日子了！」她抬起頭，用那雙幽深如古潭的眼眸，空洞地盯着我雙眼說：「你收了嗎？」我愣了一愣，心裏有點發毛，感覺有點不太對勁，我立馬收回目光，趕快打開手機燈照着老太太，她也愣了一愣，趕忙用手擋着燈光，我問她剛才說什麼，「年輕人，你別照我了好嗎，剛才我是在問你，你燒了嗎？這是我們傳統習俗啊。」好吧，看來我的酒還未醒，還是我的普通話聽力有問題。

一宿醒來，我坐在電腦前寫着專欄，回想昨晚的場景還是挺好笑的，於是在網上搜了一下網友如何說關於中元節燒紙的問

題，有些人反對，理由是封建迷信和火災危險，有些人則認為應該保持傳統，紀念祖先先人的精神寄託儀式感這傳承不能斷。我倒認為這事應該客觀看待，不走兩邊極端，我們理性分析一下，首先，什麼是燒紙？燒紙是一種紀念祖先先人的儀式，本質上是對祖宗、先人、亡魂的一種悼念拜祭；為什麼要燒元寶和紙錢呢？這是現實的人對亡人的一種囑託，讓自己有個心理安慰，希望他們在另外一個維度有錢可花、吃好、喝好、穿好、用好；什麼時候燒紙呢？除了農曆七月中元節，傳統習俗在清明、重陽、葬禮、超度法會等等也是會燒的；誰燒紙呢？就是對列祖列宗和先人有懷緬情懷的炎黃子孫；在哪燒、如何燒、燒多少？這個問題我倒認為既然傳統延續下來了，堵不如疏，這屬於城市公共空間管理範疇，我了解南方有些小區是有公共燒紙區的，一個大的不銹鋼箱子周邊配備滅火筒等工具，在祭祀高峰時節大家在晚上排着隊燒，也可以安排居委會志願者或其他人手在旁邊準備着以防火災。

說個趣事點，北方文化簡單直接，基



● 燒紙本質上是一種紀念先人的儀式習俗。

本就是燒金元寶和紙錢，什麼節日都是吃餃子為主；而南方更細膩豐富和生活化，除了傳統的紙紮備人、房車別墅、還創造性地發展出紙紮5G手機、平板電腦、無人機等等。2010年5月，文化部亦將香港申報的「中元節（潮人盂蘭勝會）」入選，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

寫到這，我喝了一口啤酒、聽着《廣陵散》，想起玄幻小說裏面，除了靈魂是自由的，其實……鬼魂也是自由的，你現在有沒有感覺到，你背後也有雙眼睛正盯着，陪着你一起在看這一期專欄……呵呵。

● 作者/圖片：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梁家偉